

第五十五章

莫怨东风

天,常常会无缘无故地落雨!

楼前的庭除上摆着一块鲜红的垫毡。上面有四个字:“祝君平安”。保洁员扫地,把它拿开了。

“地有点滑。”保安舒敏过来说,“这是我特地放在那里的。”

一会儿,大国上班,从车上下来,正好踏到这块垫毡上。

大国进门时,朝舒敏和蔼地微笑了一下。舒敏递给他一封快件,说:“北京寄来的。”

“舒敏,我们招考协检员,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报名了吗?”

“报了。”

“什么专业?”

“矿产品助理检验。”

“好好考!”

站在玻璃幕墙背后的保洁员嘟囔道:“马屁精!天生的看门狗。”

其实,舒敏没有奴性,也不甘当奴才。他对冯大国做了亏心事,需要心理补偿,或者说自我救赎——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会省身和忏悔。即使是圣贤,当他丢掉自我批评的武器时,精神也就死亡了,哪怕依然富贵,依然健壮。

机关是座金字塔,越往上,人越少。论理,越少就越重要,越关键,越不可或缺吧,其实不然。领导不来,似乎无关大局,哪个岗位上的检验人员没来,活儿没人干,缺位的感觉就很明显。再好比,冯大国十天半月不在,大家没什么感觉,而哪个清洁工没来,人们就会感觉到尘埃的存在。

这样说,没有贬低领导者的意思。“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

畏之；其次，侮之。”卓越的管理者，让下属各行其道，他反而超然物外，有他没他一个样儿。越是离不开的角色，越并不起眼。而不起眼的角色，往往又掌握着很多的信息。机关的“机关”（核心部位）往往扣在小人物手上。这就是机关的辩证法——不可不慎啊！

保安是不起眼的角色，但他们纵览全局，对机关干部职工和来来往往办事的人最熟悉。特别是坐在监控室里的保安，几乎洞悉一切。他能看到领导会不会迟到，会不会早退。好端端的，哪天半夜来了。什么人去了领导办公室，是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去，还是畏畏缩缩、鬼鬼祟祟地去。是拿着文件进去的，还是拎着礼品进去的。假如是一个漂亮的女孩进去，有没有掩上门，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出来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他们洞若观火。

人生如戏，单位是台。演员的可悲就在于，听到的都是赞美，台下有人嗤笑，你却不得而知。同样，坐在监控室，观察各色人等的神态，比看戏更有趣。更有趣之处在于，多了一分窥视的满足。

有人等电梯时悄悄地把口香糖唾到花盆里；有人在电梯里突然掏出钱包，点钞票；有人在过道走着，见前后没人，一口痰就随便吐了。特别是开大会，从监控室稍稍变形的影像中看会场，真是千姿百态，千奇百怪。主席台上衮衮诸公，冠冕堂皇，有的动作却非常鄙俗，非常丑陋。这些都逃脱不了电子眼，被一一裸拍了。

许多人在保安面前摆架子，装城府。在保安看来，太虚伪、太可笑了。你在明处，保安在暗处，一清二楚。一旦窥知隐私，就有一种特别的心理。这就是宁国府狂奴焦大的心理。保安在你眼中，只是浮光掠影；你在保安眼中，却是死亡拼图。

王和森洞穿了这个秘密，他介绍舒敏来当保安，也利用了舒敏，拿他当监视器使用。当初，跟铁锋争位子，他就通过监控，掌握了铁锋的行踪。后来，铁锋跟易城电厂的那点儿事，也是通过监控看到的蛛丝马迹。这一点，直到现在，铁锋还蒙在鼓里。

但是，冯大国有所警觉。

有一次，大国去超市，进门时，超市的一位保安大人朝他微笑：“冯厅长，您亲自来买东西啊。”

大国应答着，心中疑惑：我们认识吗？

拿了许多日用品，又拎起一袋大米，付了款，挽着正要走，那保安过来，一把接过去，说：“您别动，我给您送到车上。”

大国正要推辞，那保安问道：“张松在车上吗？”张松是大国的司机。

“你认识张松？”

“嗨！我们老朋友了。”

“你们是战友？”

“战友？”保安一愣，笑着说，“也算是吧。我们都是您那战壕里的战友——我在你们质量厅当过保安。”

“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保安腼腆一笑：“我当时的任务是看守监控录像。”

这话让大国暗自吃惊。后来，郭凤鸣部长告诉大国，有人举报你跟李石柱的爱人萧雅同志关系不正常，有录像为证。看到光盘，大国就知道，保安队伍里出了奸细。这个奸细就是舒敏。

和森离开通海后，他的有些阴招，就被人议论开了，比如利用舒敏窥人隐私，制成光盘，当作把柄。

舒敏等着接受追查和处分，大国没有深究。何必呢？他最多只是被人利用，助纣为虐。相反，心里有了这些电子眼，就好比驾驶员开车一样，他就更加谨慎微了。

大国从舒敏手里接过的快件，是质量部认证认可中心寄来的。第六十六届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大会，将在中国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继1990年承办第五十四届IEC大会后，第二次承揽这个洋活儿。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一千八百多人，是IEC年会代表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的主题是“标准与合格评定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会会见会议代表，甚至出席会议。

大国收到的是大会组委会发来的邀请函。在省厅领导中，他是少数几个特邀代表之一。武大雄点名让他参加，是想让他在会议之后，再参与一下对WTO几个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审议。

在同僚看来，大雄来自通海，他当部长，大国跟他的关系先入为主，自然比别人亲近。好比别人还在寻找高速公路入口，大国早已行驶在高速公路的快车道上了，可以想象，他的仕途将是如何的顺畅。在通海质量厅，他的威信增强了。这个时候，最适宜动干部。

一把手新来乍到，第一次动干部，不宜大批提拔，应该平级挪动。干部平移，纵然举棋失措，也可以及时纠正。平级挪动的干部服帖了，可以隔三岔五，零星地提拔干部。干部工作的诀窍是两个字——动弹。你总是在动干部，你又总是留有适当的弹性空间。活动活动，活力依靠移动。前上方悬挂的胡萝卜总

是在顺着磨盘前移，驴子看到希望，就会不停地往前撵，从而拉动磨盘，谷子就这么碾成了米。干部们有想法，机关就有生机。这是普遍的驭下之术。

经过大国的一番运作，中层干部的平级挪动，如同马走日、相飞田、炮打隔子般地移动了。

马冠兰从江东局局长调任省厅人事处长。贾仁安从财务处长调任江东局局长。魏达人从机场局局长调任省厅财务处长。高广泳从办公室主任调任同峰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同峰局的沈平由原来的局长兼党组书记改任党组书记兼副局长，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体制下，“独眼龙”沈平不光成了真正的独眼龙，而且是从一把手变成了实际上的二把手。闻风从科技处处长改任办公室主任。这些干部的报备和报审结果，质量部组织局已经回馈。

班子里，关之鸿和唐民是一个协作组的。之鸿不在，唐民帮她代管人事工作。

正好沈平来省厅向周铁锋副厅长汇报天外天夜总会锅炉爆炸案处理工作。唐民把他和广泳叫到一起，由陈曼宣读了人事变动的文件。当天，广泳和沈平一起到了同峰。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天外天锅炉爆炸案。当天下午，了解了最新情况，晚上，他拉着沈平一起实地考察。

夜幕下的同峰市依然繁华，但是，往日迷离变幻的天外天夜总会，此时门可罗雀，生意萧条。锅炉爆炸吓跑了香车艳客。

广泳和沈平来到天外天大厅，一个妖艳的女子迎上来。

落座之后，广泳四处打量。

沈平说：“老板娘，监控录像修复没有？”

都知道，天外天有一套严密的电子监控系统，但是，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借口爆炸时损坏了，拒不提供录像资料。质量部门下达了停业整顿通知。

老板娘悠然地点燃一支香烟，目光暗觑广泳，长长地吁出一口烟，肆无忌惮地弹了弹，说：“没有修复。”

广泳说：“事故原因查明了吗？”

老板娘看了看广泳，沈平说：“这是我们新来的局长高广泳，高局长。我现在不是局长了。”

“沈平局长依然是党组书记，依然是同峰质量局的主要领导。”广泳补充道，“他在代你们受过！”

“噢——”老板娘的眼光在他们之间梭子一样逡巡了两个来回，最后停在广泳的脸上。“事故原因是这样的：今年入冬，我们第一次试烧锅炉，没在意上面的

安全阀松动了……”

沈平说：“试烧之前，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我们需要年检。”

“我锅炉就公开摆在那里使用，又不是夹在裤裆里，你们年年都年检，为什么今年不来？”

“你没有申报。”

“气温突然下降，老天爷跟我们申报了吗？”

广泳起身，说：“我们去看看现场。”

老板娘说：“对不起，那边门锁了，工人下班了，我没钥匙。”

广泳看看她，只得和沈平出来。在他们身后，女的一扭腰，朝他们扔去吸残的烟蒂。

“这么嚣张！”两人往车上走的时候，广泳说，“沈书记，大国厅长盯着这个案子，我相信，在我来之前，你们应该有一个处理意见吧？”

“最终的处理意见由周铁锋带着樊培生他们拿，我们的任务是下达《整改通知单》，暂停营业三个月。”

两个人上车的时候，老板娘跑到二楼，在窗口喊道：“喂，高局长、沈局长，你们回来！”

广泳站住了，沈平拉着他的胳膊：“别理她！”

老板娘说：“钥匙找到了。”她在窗口亮了一下。

广泳说：“我们去看看。”

再次进入大厅，广泳盯着老板娘手上的钥匙，沈平注意到椅子上坐着一排小姐，老板娘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亲亲热热地迎上来，凑到广泳身边，眼神淫迷地盯着他，抄起他的领带，闻了闻，说：“高局长，姐姐今儿清闲，亲自陪你睡一觉，你就别停业整顿了。”她转身指着后面，“你瞧瞧，这些小妹妹多可怜啊！”

几个女孩七零八落地说：“是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老板娘说：“沈局长，你一声令下，她们没生意，一直饿着肚子呢。”

姑娘们莺声燕语道：“赏我们一口饭吃吧！”

她们一边说着，一边起身，扭着屁股过来，把他们团团围住，纠缠起来。

沈平厉声说：“小蝙蝠，你要是再这么闹，我就叫警察了！”

原来老板娘叫小蝙蝠。小蝙蝠已经走到楼梯上，她放荡大笑：“叫吧！两个衣冠禽兽，趁着我生意萧条的时候，借着执法的名义悄悄跑来玩小姐。”她指了指探头，“我那里有全程录像。”

两个人好不容易挣脱了。小蝙蝠在上面喊道：“我已经打电话向你们省厅副

厅长唐民举报了。”

回到车上，广泳给唐民打电话，唐民一笑：“没错，我是接到天外天举报电话了。不过广泳你放心，脑子长在我脖子上。党组已经研究了处理意见，你大胆地落实。趁着地方上的人找上门之前，尽快落实。我准备明天送仁安到江东局，把冠兰接回来，随后就去看你。”

第二天，唐民带着贾仁安前往江东市，宣布任职。本来，主持人事处工作的副处长陈曼，她应该随同前往，但她在闹情绪，临时推说生病，派一个科长去。唐民心想，你个小女子，跟我较什么劲啊。想往上爬，也不能四面出击啊。不去正好，去了，我还怕你使性子呢。他说：“算了，你把任命文件给我，人事处别去人了。”

陈曼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陈曼的怨恨是情有可原的。以副代正，主持人事处工作三年，她对每一件事都认认真真，对每一位领导都恭恭敬敬。按照洪源的标准，她的工作过得硬；按照冯大国的标准，她的工作过得去。都说冯大国是个正直的人，是个公正的人，是个知人善任的人，他的到来，陈曼倾情捧场，倾心服务，倾力抬轿子，哪里想到，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罢！罢！罢！

车辚辚，马萧萧，很快就到了江东，唐民跟仁安下车的时候，冠兰在楼下迎接，身后的地上，满是鞭炮衣子，保洁正在清扫。唐民笑道：“搞这么隆重，放了这么多鞭炮干吗？”

冠兰说：“领导大驾光临，当然要热烈欢迎啦！”

“我来你这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以前怎么不见你放鞭炮啊？”

“这次是你以副厅长身份第一回来嘛。”

“照你这个态度，你应该张灯结彩啊，怎么连条横幅都没有，光放鞭炮呢？我倒是觉得，你这是对仁安的欢迎。”

“你猜得没错。”

“前任对后任这么热情欢迎，也算是高风亮节啊。不错！”

仁安有点不自在，江东局办公室主任小莫已经站到他身边。仁安问小莫：“平平常常的，放什么鞭炮啊？”

小莫使了个眼色，仁安慢步落后，小莫目视马冠兰的背影，耳语道：“知道她要走了，好几个人一大早拿着鞭炮来，送瘟神。她刚才来了一看，脸都气青了！”

“小莫，莫主任！”冠兰的声音。

小莫跨前几步。冠兰端起架子，小声说：“记住，待一会儿，那个电话，你自己打，知道吗？”

唐民坐在会客室闲话，小莫进来看着仁安，对冠兰说：“方市长来了。”

冠兰对仁安说：“副市长方道准，分管我们。他来会见唐民厅长，顺便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一道去迎接他，顺便把他移交给你，怎么样？”

一会儿，方道准来了，跟唐民寒暄了一番。开会时间到了，他们携手步入会场。江东质量局的干部职工都已聚齐。唐民照本宣科，表情不冷不热，声调不高不低，语气不偏不倚，宣读了马冠兰的免职通知和贾仁安的任职通知。

轮到方市长讲话，秘书没准备稿子。他一时不大习惯，只能应景地讲了一番对马冠兰肯定和惜别的话，讲得比较随意，比较感性。

唐民说：“冠兰同志，你说说吧。”

冠兰说：“感谢组织，感谢同志们！今天，我就要离开江东了，此时此刻，想到我在江东的日日夜夜，我就舍不得。江东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我的汗水，也有我的泪水。我在江东期间，得到了市政府，特别是方市长无微不至的关怀……”

她哽咽起来，咬了咬嘴唇，低声说：“对不起！今天早晨起来，我还跟自己说，一定要坚强，不许哭鼻子，不许流眼泪。”这么说着，反而涕泪涟涟，泣不成声了。台上台下，鸦雀无声，目光齐刷刷，全神贯注地看她表演。

“把江东局搞得一塌糊涂，依然异地做官，组织上对你够意思了，有必要这么矫情吗？”坐在主席台上的副局长舒盛这样想。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快滚蛋吧！”坐在主席台上的副局长安邦这样想。

冠兰索性伏到主席台上，耸着肩，抽泣起来。方市长偏着头看着她。唐民正襟危坐，冷眼旁观，没有同情，没有反感，也不急躁，端起茶杯，悠然地喝茶。

冠兰猛然间抬起头来，满面泪花。手背左一撇，右一捺地揩着眼泪，下边再加上一横，抹着鼻涕，强作笑颜，继续说：“没有方市长的关心，我们局的工作根本没有今天。每次关键的时候，方市长总是体贴下情，耐心倾听我们的声音。他的工作很深入，很到位。很多工作，跟他分不开。我感到，在方市长这样的好领导下面干，真的，非常非常的舒畅……呜呜呜……”

她的悲伤，好没来由，却达到了不能自控的程度。

方市长的表情非常复杂，局促不安。他扯了两片面纸，细心地折叠起来，放到桌面上，轻轻地推过去，碰到冠兰的胳膊上。她拿起面纸，小声说：“谢谢！不好意思，我失态了。”

台下，有人小声唏嘘：“肉麻，恶心！”

有人阴阳怪气地说：“难舍难分啊！”

“希望方市长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爱护我们!”说完,她起身,朝方道准鞠了个躬,道准不知她还有这么一出,也离座欠身,简直像是夫妻对拜。台下一阵哄笑,浮起声浪。

唐民觉得,冠兰的表态不对路子,表现很不恰当。他示意仁安,仁安掏出一个稿子,机械地念了一下。他念稿子的时候,紧挨着他的舒盛睥睨着他,一脸的鄙夷不屑。

结束之后,方市长匆匆地走了,仁安送他。唐民喊舒盛到会客室,和他谈心,对他一软一硬,一推一拉,敲打安慰,告诫他一定要服从组织决定,支持仁安的工作。

唐民说:“看你一直眉头紧锁,心情不大好哇。”

“没有啊。”舒盛故意咧嘴,天真地一笑。

唐民也笑了,说:“强颜欢笑,会加重痛苦。世界上的痛苦有两种:一种是自己失败了,另一种是不应该成功的人却成功了。”

舒盛重复着这两句话,谦恭地说:“我可不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当然可以!”

“实际上,一个人的成败,不能以一时一事来论,而应该以一生来论。纵观一生,现在的一切都是过程。过程中,坏人好报,给人的伤害,比好人没得到好报,伤害更大!”

“既然纵观一生,你又怎么知道,坏人不会遭报应呢?”

“这个玄机,已经有人看出来了。”

“什么玄机?”唐民故意装糊涂。

“不管什么玄机,我请领导看一首歪诗。这是我们局一个人写的,代表了多数人的心声。我抄录在本子上。”

舒盛打开笔记本,递到唐民面前。诗的题目叫《你向高空跌落》。

“权力是一座璀璨的光柱,它从欲望的深海直耸云霄。你已经跳下去了,污浊的念头淹没了你的全部理智,泯灭了你的全部良知。你看不到别人,也看不到自己,一切都在你的扑腾挣扎中膨胀。

“鱼虾在啮咬你的灵魂,你在沉醉中浑然不觉。你只知道放纵你血肉中的动物本能。欲望掏空了,你是一具躯壳。躯壳上插着一面旗帜。风在吹拂,你在摇摆。每一次的摇动,你的心脏都像刀刮一样痛楚。

“群蜂给你注射加蜜的毒液。毒液麻醉了你,你依然像魔鬼一样唱歌舞蹈。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你,只有你自己认为命运之神握在你的手心里。

“你一次次将虚火烧得通红，企图照亮自己的孤独。你像醉汉一样，暗红的火苗喷杀着别人的自尊，你在火光中奸笑。但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已经被黑暗包裹着，你的灵魂找不到回家的路。

“高天的风霜来了，只是微微一吹，你便土崩瓦解了。还了你的真实，现出你的原形，但你不敢相信，也不甘相信，你已输得精光。你是土石一样的平常，可你还在做梦，用梦幻的彩色重镀你土俑的金边。

“鲜红的眼睛映照夕阳，你依然向高空跌落，也许寒冷，也许寂寞。我知道，那里没有土壤，你的智力凿不开一片岩石。在你贫瘠的噩梦中，寸草不生。只有一群蚊蚋，哎！你还拿什么去喂养你的苍鹰。”

唐民看后，陷入了沉思：作者已经认定，马冠兰由市局进省厅，不是提升，而是跌落。

此时，冠兰悄悄地去了她的局长室，检视一遍可有什么遗漏之物。然后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呆。她又抓起电话打给小莫：“怎么样？”

“所有的电话我都打了。我是一个一个说的。”

“你是怎么说的？”冠兰不放心。

“我说唐民厅长喊你们下去照相呢。”

冠兰来到会客室，仁安也回来了。唐民说：“你们还有什么需要交接的吗？”

冠兰笑道：“没有什么了。我平常都是放权的，大印都不掌管。办公用品我全部丢在办公室，公家配的生活用品，我一应退还给服务中心了。我是轻轻地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仁安说：“不专门交接了，有什么不清楚的，我及时请教马处长。”

唐民说：“她当处长的任命还没宣布呢。”

大家都默契地起身，舒盛说：“是不是请领导们去吃饭？”

冠兰和仁安、舒盛、安邦等人簇拥着唐民，唐民说：“四层楼，我们走下去吧。顺便看看干部职工。”

冠兰说：“不用了。估计他们都去买饭了，直接坐电梯到一楼吧。”

于是，挤进电梯，下到一楼。一出电梯，竟然发现大厅里站满了人，都是江东局的干部职工。

唐民心想：好大的阵势啊，这是干什么呢？

略略一想，这显然都是来给马冠兰送行的。

冠兰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从唐民身后扑到前面，激情迸发，一个一个，逮着男同事就握手，逮着女同事就搂抱，一发不可收拾。嘴上哇哇地哭诉：“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送我！我平常婆婆妈妈的，嘴又碎，话又多，对你们那么严格，你们体谅我这刀子嘴豆腐心，竟然不怪我，现在竟然手拉手，自发地来送我。我太感动了！太激动了！谢谢！谢谢你们！”

这一闹，弄得众人面面相觑，手足无措。有省厅领导在场，谁也不好挑头儿闹场子，只得不尴不尬地敷衍了事。冠兰索性厚颜无耻地黏糊了一番，直让人脊背凉飕飕的，浑身起鸡皮疙瘩。

干部职工们看看唐民没有跟他们合影的意思，知道给小莫骗了，但是，省厅领导在，也不好不给面子。

唐民不识破绽，愣是被这场面感染了，也困惑了——马大刀在江东局人缘不错啊！

冠兰跟干部职工们依依不舍，挥手告别，上了车，又急忙掀下车窗。干部职工们骂骂咧咧，一哄而散。

坐在车上，唐民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冠兰说：“唐厅长，今天，我有两个没想到：一没想到方道准会亲自来送我；二没想到干部职工们会自发涌到大厅来送我。”

仁安疑惑起来：都说马冠兰霸道，怎么那么多人舍不得她走呢？对她的惜别，不就是对我的排斥吗？

唐民注意到，江东局大门口的水车停止了转动。这是冠兰叫停的。因为她已经走了，这里的风水也该停转了。

从江东回到长宁，唐民就把冠兰送到人事处。紧挨着陈曼的办公室，是一间处长室，一直空着。唐民命人打开，清洁一番，让冠兰坐进去。全处拢共才六七个人，今天就聚在那里。唐民来宣布的时候，冠兰和陈曼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不知道党组是怎么考虑的，一个老虎口，一个钢股叉，今后还不知闹出多少故事来。

唐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宣布了冠兰的任职，他就去了同峰市。冠兰以人事处长的身份陪同，在那里补开了一个干部职工大会，宣布广泳的任职。

唐民帮助大国，完成了对三个要害部门的干部调整。这期间，大国在北京。先是参加了 IEC 年会，随后，随同武大雄参与了中国和俄罗斯、越南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大国的任务是，以特别助理的身份和国际合作司一道提出谈判方案和我方要价。

几乎与此同时，随同大雄参与了 WTO 新一轮农业谈判。主要是向商务部、农业部提交我方政策立场的建议案。参与了 WTO 新一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定 (TRIPS) 的谈判,就公共卫生、地理标志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等提供原则、策略和立场的建议案。参与了 WTO 服务贸易谈判,提供要价单和出价单建议。

这些工作,大雄非常生疏,大国游刃有余。有大国在身边,他如鱼得水,心理非常踏实。告一段落之后,大国正要回通海,又被留住。

大雄说:“既然你在北京,你就参加一下对 WTO 成员方贸易政策的审议吧。今年的任务是审议澳大利亚、多米尼加、赞比亚和日本的贸易政策。其中重点是日本。”大国和谈判伙伴一道,据理力争,重新开启了中国对日出口稻草和菠菜市场。

这次在北京跟大雄互动比较多,大雄问他:“工作上可有什么困难没有?”

“武部长对通海质量厅不光有感情,而且熟悉。”

“是啊,具体的事,你向万部长他们请示就可以了。我的任务集中在六个字:出主意,用干部。”

“在出主意方面,我知道你要推进质量管理体系改革,把宏观管理与微观检验分开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但首先必须在机构设置上,需要你的支持。”

“什么情况?”

“建议成立长宁质量局,把省厅的微观检验业务承担了,让省厅成为纯粹的宏观管理机构。长宁局应该设为副厅级。”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但是,这个级别的机构设置权在中编办,我可以口头同意你做一些前期工作。同时,你也可以让省政府向中编办去请示。这个方案代表改革方向,我们双向合力,应该不难办成。”

“在用干部方面,你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我想推荐蒋克礼进党组,承担关之鸿副厅长留下的任务。口岸如战场,疫情如敌情。国境内外的动植物疫情,片刻马虎不得。说句不好听的,目前这个状况,出了问题你连打板子的地方都没有。”

“我也考虑过你们的班子问题。铁锋是地方干部,管理型的。唐民是纪检干部。补进一个钱诚,是商检干部。在卫生检疫和动植物检疫方面确实是个弱项。我同意你的提议。但是,钱、蒋二人,也不能长久当助理。还是要尽快解决,才是替干部负责。”

不久,蒋克礼成为党组成员。人们都知道,下一步,他跟钱诚当副厅长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转眼之间,春天来了,感冒咳嗽的人多了起来。一开始没太在意,后来渐渐

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影响世界的非典型肺炎疫情。

对这种名叫 SARS 病毒的无知和无奈,引发了懵懂的冒牌的专家们的各种议论,他们耸人听闻的学术声音,加上无力回天的死亡,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恐怖之网,笼罩在全国人民的心头。

质量部发出通知,要求出入境口岸严加守卫。大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通海省有十个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包括三个航空口岸,五个水路口岸和两个陆路口岸。每日出入境交通工具络绎不绝,出入境人员熙熙攘攘,卫生检疫任务本来就非常敏感、非常繁杂,现在是七处冒火、八处冒烟。

前年刚闹过人感染禽流感,口岸内外风声鹤唳,谈禽色变。接着,又从美国传来炭疽病病毒。这就不光要仔细检查进出旅客携带物,还要认真检疫出入境邮件。

复杂的疫情,巨量的人流,加上人们要求通关便捷。质量监管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自身的执法水平。大国让钱诚牵头调研,在口岸逐步建立视频监控系統。在口岸通道的关键部位设置终端探头,将数据输入网络,人在省厅的卫生检疫处监控室,就可以实时遥遥透视口岸流动的人员和携带物。

这个系统刚刚在长宁机场和同峰口岸建成,正赶上非典疫情暴发。

2003 年的春天是寂静的,又是躁动的。中国人的脚,在四散窜行;中国人的心,在八方汇聚。

疫情的来临,总是无影无踪,突如其来。起初在广州和北京流行。并没有引起重视,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措施失当,民怨载道,外电非议。北京市市长和国家卫生部部长丢了乌纱帽,黯然去职,开启了重大社会问题引发高官被问责的先例。

于是,上上下下,从政府到舆论,一边倒地重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一次性紧急下拨。各种形式的防治组织,相继成立。所有的大型活动被取消。市场出现了抢购风潮,医院成了敏感地带。一贯喧嚣的公共场所冷冷清清。中小学无限期放假。夜总会悄然地歇业。流言蜚语,配合着绘声绘色的恐怖描述,在电视上、网络上、手机上,在口口之间,不胫而走。

历史的脚步,在这里打了个趑趄,人们在仰望苍穹,向自然忏悔,向科学膜拜。

放下国家质量部关于严密防控非典疫情的文件,大国去了克礼的办公室,商议此事。克礼说:“我们在设计这个系统时,已经考虑了这个因素,现在只要增加一个测量体温的仪器,把仪器联入监控系统,就可以了。”

“远红外体温测量仪,质量部已经统一配置,很快就到了。就不知道它能不能兼容你这个系统。要不我们去现场看看。”

“去长宁机场,还是去同峰港口?”

“长宁机场的视频系统,我上次从北京回来已经看过,还是去同峰吧。”

在前往同峰的路上,过了一个加油站,他们光顾着说话,过去了。克礼说:“在下一个加油站停一下,方便一下吧。”

到了下一个加油站,那里拉着绳索封闭了。上面扯着一条横幅:“众志成城,抗击非典。”再往前去,在远离村庄的路边,不时看到有人窝了棚子。小小的一个区间,四周打了石灰印子。

大国问:“那是什么呢?是养鸭的棚子?”

张松说:“好像不是,周围没有水渍,近处也没有池塘,地上连根鸭毛都没有。”

克礼说:“说不定是茅厕呢。可以体验一下原生态的卫生间。”

过了这个村,再往前去,遇到一个打谷场,打谷场的一角,也搭了个棚子。他们停了车。

初夏的太阳暖阳阳地晒着,空气中弥漫着闲适而恬静的倦意。蛋黄色的丰腰肥臀的蜜蜂,嗡嗡叫着,围着人盘旋缠绕,扶摇而去。路旁是一溜蜂箱,蜂群不问世事,兀自低头忙碌着。

放眼望去,绿意葱葱的山坡上,几只羊在缓缓移动,就像着了白粉的画笔,在绿色画纸上慢慢地涂抹。田野里,青青秀秀的麦苗,星星点点的油菜花,紫云叠压着翠绿的红花草,由近及远,把大地铺展得如锦如霞,偶尔有一丝儿缝隙,那是白亮的蜿蜒的小河。春水涨起,漫过了滩地,涵泳着肥美的鱼群。

大国打了个哈欠,伸了上懒腰,正要往那棚子走去。一个妇女提着个篮子从村子里出来,经过他们的轿车时,溜着神,绕道过去,也曲曲折折往那棚子走去。在离棚子百米远的地方,她停下了,不敢靠近,逡巡着,朝里张望。

一会儿,她放下篮子,朝棚子喊道:“老五!你出来一下。”

棚子里懒洋洋地出来个年轻人,看模样和衣着都还标致。妇女说:“我儿啊,你身上不发烧吧。你那生大蒜片吃了吗?最好拿白水吞,才有效果。”

“没事,我好得很。”老五说,“我在北京好好的,你偏要早一个电话,晚一个电话,把我打回来。回来了,你又不让我进家门,把我困在这里坐牢。现在,北京城也吃紧了,我是来不能来,去不得去。”

“儿子耶,不是我不放你进家。我实在不晓得村子里出了那么个鬼《乡规民

约》，凡是从北京广州回来的，都要在外隔离一七。你就忍受几日吧。一天三餐，我送到棚里。冷落是冷落些，到底不愁吃不愁穿。”

“我就受不了这口气。过年在家的时候，左邻右舍想我带他们出去打工，见了面都抬举我，把我捧上天了。现在，一个二个远远地瞧见我，跟躲瘟神似的。这人是怎么了，眼皮子这么浅薄。”

“你别怪人无情，实在是性命相关。听老人们讲，非典就是人瘟。往年发人瘟的时候，铺天盖地地死人！”

“那你就忍心待我像孤魂野鬼，停尸在村子外头？”

这时，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来了，一边喊着“爸爸”，一边往前跑。妇女一把拽住：“我的小姑娘奶奶，你给我站住。你爸爸那棚子里藏着老虎，老虎吃人，不能去。”

小伙子看着女儿，本能地迎了两步，走到石灰线边缘就止步了。惨白的石灰线，成了一条底线，一道鸿沟。石灰线不远处，是一个小小的草垛，地桩上拴着一头老牛，老牛站立入定，木头一般，静静地反刍。

妇女说：“饭菜都在篮子里。汤你自己做。肉丝切好了，放了盐，你在炉子上别深煮，拿白水串一滚就行了，肉嫩嫩的，汤也鲜。吃过的碗碟啊筷子啊，一定要拿水煮了才能还回来。气话当气话讲，做还照乡规民约做，关系全村人的性命，不能马虎。”

妇女抱着孙女，孙女看到小轿车，硬拉着要去看。妇女远远地打量着大国和克礼，对孙女说：“囡囡乖，你瞧那小宝车，长了个大嘴巴，咬人。我们从这边走。”小心翼翼地绕了过去。

大国他们看明白了，只得上车继续前行。远在南国的乡村，对北京回来的人这样如临大敌，我家慕荣和冰冰，日日夜夜生活在那里该当如何？这一段时间，大国每天都给她们打电话。学校放假了，女儿闷在家里。连家门口街头巷尾的事，都是通过电视看到的。慕荣还在上班。媒体上反映京城防控非典，当作一场政治仗，不惜一切代价。市民情绪紧张，人心浮动，草木皆兵。

文明，在瘟疫中穿行。在这灿烂的阳光里，在这莺歌燕舞，布谷催耕，生机盎然的江南，却无情地渗入了诡谲的变数——大国忧心忡忡。

到了同峰市，直接住到宾馆里。同峰质量局办公室主任赵化在服务台帮他们办理入住手续。现任的同峰局局长高广泳和党组书记沈平，陪大国和克礼，在旅客等候区的沙发上坐着说话。沈平神情木然，待了一会儿，就小声跟大国说：“厅长，家里有点事，我能不能请个假？”

从一把手变成二把手，沈平对大国的怨气未消。可是，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广泳希望营造一个团结的表象。他说：“沈局，吃饭也是工作。听听厅长对我们工作的指示吧。”

沈平没有理会他，对大国说：“我弟弟在广州工作，父母亲在那里过春节，刚刚回来，两个人又咳嗽，又低烧。我得上他们那里看看。”

大国点点头。

赵化主任讪讪地过来，说：“各位领导，不好意思，上面有规定，非典期间，入住酒店的所有旅客都要实名登记，留存身份证复印件。”

“这没什么，尊重人家的规定。”大国掏出身份证。

一会儿，服务台那边吵起来，赵化粗门大嗓地说：“哪个上面规定北京身份证就不让住了？把规定拿给我看。”

小姐尖细的声音说：“赵主任，你是本地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前几个玉皇酒店收了一个北京来的客人，造成酒店所有的客人都被隔离，酒店关门歇业。我是商业营业单位，不是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就算没有文件依据，我们做生意，买卖双方，自情自愿，我不能强卖，你也不能强买啊。”

“我没有强买。我们是协议单位，上面怎么写的来着。平时合作得很好，你不能见利忘义啊！把你们经理给我叫来。”

克礼目视广泳。广泳去了一下，回来说：“一点小事，等他们负责人来了，处理一下就行了。”他又朝大国笑笑，“好几家上档次的宾馆都关了门。非典以来，客流量锐减，宾馆的运营不能保正常开支，风险还大，有的干脆趁这个时候停业装修了。”

服务台又吵了起来，还是赵化的声音：“你怎么长了个木头脑袋，跟你讲多少遍了，这位大领导是国家质量部派过来的，在省厅当领导，他虽然是北京身份证，但他是本省人。他从长宁来，不是从北京来。”

“我相信你，但是，你拿什么证明你们大领导不是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呢？”

“这话问得好新鲜，那你又是拿什么证明他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呢？”

“凭的是身份证啊。”

“那行，你拿我的身份证登记。”

“上面要求实名登记。”

“你就实名登记，今晚上我住这里，我们那位大领导住我家里，行了吧！”

小姐看着经理，经理忧愁地说：“赵主任，都是朋友，你这是让我为难。”他挥了挥手，“算了，登记吧。”

小姐犯愁了：“经理，到底登记哪一个身份证呢？登北京的不好，登本地的，显然是假的。特别是这个时候，哪有本地人住店的？那不是神经病吗？公安来了，又要嚼舌头，借口把我们这里翻个底儿朝天。”

这姑娘在北京打过工，舌头上还卷着点儿京味儿，平时挺嘏的，现在反而成了毛病。

大国跟广泳说着话，耳朵把服务台那边的这些话真真切切地听进去了。他并不气愤，倒是在心里感慨，想当初，自己上北京念书，拿的是北京市的临时户口，登记在学校的集体户口簿上，后来，因为跟慕荣的关系，留在北京城，当他拿着外经贸部的证明，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派出所上户口时，心情异常激动，我终于成了首都人。谁知道有这么一天，这让人又自信又荣耀的北京身份证竟然让人如此嫌弃。

他起身走过去，广泳忙拦住说：“你坐着，我去吧。”

克礼跟他一道去了。克礼听明白酒店的意思，问广泳：“除了他家，同峰就没有酒店了？”

赵化说：“有是有，只怕也是一个德行，还是刁难。”

克礼说：“省厅在市里不是买了两套宿舍吗？”

广泳说：“那是给检验员来住的，条件简陋。”

“我住过，条件还可以啊。”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现在设施陈旧，破烂不堪。”

“不要紧，只要被单干净，有冷热水就行。”

“克礼，这、这怎么跟厅长说啊。我来同峰，还是第一次接待厅长和你。”

“不要紧，我来跟厅长说。”

大国主动走过来，说：“别做我思想工作了，我早就想住你们招待所。晚上，我们还可以谈谈工作。现在就去吧。”

在设施简陋的招待所住下，大国说：“既然住在这里，索性就享受一下他们的全套服务。”

广泳不解其意，克礼说：“厅长的意思，是不是饭也在这里吃。”

广泳为难地说：“这里没有准备啊。”

“还要准备什么，就让给你们服务的大姐给我们煮一锅稀饭，再来一碟你同峰产的嫩姜，不就行了吗？”

大伙儿，热热地喝了一通稀饭。撤走碗筷，广泳说：“厅长，今天没外人，我们自家正好一桌，我们边聊天，边打牌，怎么样？”

酒越喝，情越浓；牌越打，情越薄。大国来通海就下决心少打牌。他说：“沈平的父母生病了，这个时候感冒咳嗽，家里人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们去看看吧。”

广泳说：“他们是从疫区来的。”

“正因为这样，才越要去看看。”

看望过沈平的父母，回到招待所，草草住一宿。次日清晨，沈平过来把大国和克礼请到家里喝早茶，吃早点。

之后，在广泳和沈平的陪同下前往港口看疫情防控设施。正看着，接到慕荣的电话，大国闪到一边接听，顿时如同五雷轰顶一般，整个人都变了。

克礼过来：“厅长，怎么啦？”

“我母亲去北京送药，在火车站感染了非典，现在给送进小汤山医院了。”大国一边说，一边给闻风打电话。

闻风说：“厅长你放心，不管你那边怎么安排，我马上派人飞北京，协助嫂子，为伯母服务！”